三才廣志

絲枲類

綾

綾字解 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廣韻綾紈也增韻文帛也或謂之綺又謂之文

綾品

吳綾 吳地所產

寺綾 越州尼綾甚佳

金縷綉色綾 大秦國進於魏

竹根綾

虎皮綾 俱見六帖

散花綾 漢霍光妻遺淳于衍丨丨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名入其家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疋疋直萬錢

文綾 出哀牢國

雜色絲綾 出闍婆國

齊紈綾 詩絜如霜

龜甲雙貝十花綾 唐三品已上服

綠綾 漢霍光妻遺淳于衍丨丨百端

契丹綾 細文無花出丨丨

蜀綾 出西蜀

青毛綾 出東女國

蜻蜓浅碧綾 出益州錄

鎖子甲綾 出吳地

葱花綾　　獨窠葵花綾 出益州

單頭牡丹綾 出吳地　　串五綾 素綾出吳地

絨綾 出吳地輕綾　　泊宅綾 最低

串四綾 中綾也　　串三綾 次綾也

雲鶴綾 出松江　　箬溪綾 好綾也

線綾 松江府出　　龍油綾 入水不濡

繚綾 唐天寶年間織樣用細絲織有雲雁等文極細密見白樂天樂府形容至矣

弓絃綾 元世祖后取天下敗丨丨練之績以成疋韌密勝綾綺

唐宋貢綾品

禹眼綾 湖州產唐貢　　方文綾 唐靈昌群貢

鸂鶒綾 唐汝南群貢　　鏡花綾 唐魯群貢

白方文綾 剡州出　　水紋綾 潤州貢

兩窠細綾　瑞綾　　大獨窠綾

獨窠綾見白傳[illegible]　白編綾杭州土貢

重蓮綾湖州貢　樗蒲綾遂州出

柹蒂綾　蛇皮綾俱見六帖

十樣花紋綾唐越州貢　龜甲綾蔡州貢

魚口綾潤州貢　烏眼綾見六帖湖州貢

鶴紋綾　碧鸞綾　白鸞綾　龜紋綾

團花綾　鎖甲綾　縢闌綾　皁鸞綾

皁大花綾　碧花綾　方棊綾　白鷲綾

薑芽綾　龜子綾　大花綾　雲鸞綾

方穀綾　細花綾　雜花綾　棗花綾

牡丹綾　仙紋綾　鑑花綾即鏡花綾　雙雁綾

菊花綾　疊勝綾　白毛遼國綾

回文綾已上俱宋織

細綾 唐博陵郡歲貢千二百疋

水波綾 唐有此製

要語

漢唐以來所貢綾俱見前綾品内

宋東京榷貨務歲入小綾萬疋以供服用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

紹興十七年歲起浙西綾八千七百疋

紹興二十七年四川上供綾三萬四千餘疋東川二萬六千三百西川七千八百皆正色也

宋制歲賦百之品十二曰綾

唐穆宗時詔索盤條繚綾千疋李德裕奏停免

唐綾品有立鵞天馬盤條掬豹皆綺綾也

宋安南獻五色綾壹百疋

元婚禮用轉官毬綾曡曡喜綾

古今事實

絲愈多文愈奇 財貨源流云綾帛之屬也有竹根桃蒂蛇皮馬眼四者之異名織之者一絲一奇文異變因而作成丨丨丨愈衆丨理丨丨矣

金綾 昔秦國以丨丨為綾

青衾 漢內匠斗丨綾丨

十二躡 杜繡綾機五十綜為二十五躡先生易以丨丨奇文異變因而作成

十樣花 越州土貢丨丨丨紋綾

湖州貢 丨丨丨鳥眼綾

潤州貢 丨丨丨水紋方紋魚口綉葉花紋綾

蔡州貢 丨丨土丨四窠雲花龜甲溪鵝等綾並出地理志

常堅陳 丨丨丨堅潭以通昌二年而成帝為登樓召群臣臨觀堅預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貯之潭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官端綾命錦

王峻借 一代丨丨請丨左藏庫綾萬疋太祖勉從之

代宗禁 丨丨大曆六年丨文紗吳綾為龍鳳麒麟天則辟邪者出本紀

敬宗索 丨丨立詔丨盤絛繚綾千疋李德裕復奏言立鵝天馬盤絛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疋臣所未諭

方鎮貢奉 裴胄拜荊南節度使是時丨丨爭剋下希恩製重錦異綾為丨丨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觀胄待之有節

沙州應募 始丨丨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鼎知兵　使閻朝報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丨者甚衆

入水不濡 貢龍油綾文彩尤異丨丨丨丨濕云有龍油故也出杜陽編

完封不發 韓思復永淳中家甚窶歲饉京兆杜瑾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綾丨丨丨丨

中官不衣 唐丨丨丨丨紗縠綾羅出輿服志

吳綾 夏竦對策官者以丨丨手巾乞題詩

不受綾

唐段秀實家人違戒受朱泚所贈遺綾三百尺不違秀實怒曰然不以汙君第置司農治堂之梁間泚反取覩其封猶新出史

贈妓練綾

冠萊公有善歌者至庭公獨酌令歌數闋贈束綾侍兒蒨桃作二詩呈曰一束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羅

羅字解 帛之美者曰｜澤名羅文羅疏也

羅品

線羅 蜀地所產

紫羅 宋朝製

鳳文羅

蟬翼羅

寶花羅 俱見六帖

結羅 蘇杭二府產絲地織成花樣

紅邊羅 出婺州甚好

細羅 出蘇州

越羅 出越地

刀羅 性劲出杭州

單絲羅 益州產

織花線羅 金陵出

河西羅 方細文

蛺蝶羅 漢西域貢

薄雲羅 白如雪

寶花文羅越州貢｜｜等｜　會稽羅越織

孔雀羅　瓜子羅　春羅皆鎮州貢

長安羅最低｜｜地屬海寧

要語

宋崇寧中令轉運司𢧐龍羅二十疋

宋制歲賦帛之品十一曰羅

宋東京推貨務歲入中平羅各萬疋以供服用

宋紹興十七年詔婺州歲起羅貳萬疋

古今事實

鎮州貢｜｜｜孔雀羅瓜羅春羅出地理志

越州貢｜｜｜寶花羅花紋等羅

韋堅漕｜｜鑿潭通｜成帝為升樓堅取小斛舟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會稽則羅

鴻漸獻杜｜｜兼成都府入朝｜羅十五味出六帖

高麗羅——[illegible]

秋雲羅——相是織女絲王?織成此羅

曳紫烟—衣——暴出李

雙鴛鴦

春羅——出自吳夜女心精烟霞色指歷千万緝長安將以賞家奴數不可教哉 百日功難得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當蘇州新休

林蛺蝶 花羅———

紗 附縠

紗字解 紗為輕曰紗一曰紡縐通作紗

紗類

生絲織成曰綃紡織成曰縠

紗品

平紗 河南府唐貢

蟬紗 泉女所織紗細薄如蟬翼因名

三法紗 宋京城出人花頭開帖名———

四景紗 金陵造紫緑等如織子者名丨丨丨

夔紗 出夔州

花紗 出秣陵

素紗 出吳地

銀條紗 出杭州

龍紗 即鮫綃也

帳紗 出吳興雙溪

包紗 出雙溪婦人用裹首

生紗 出杭州

脚紗 出金陵宮中所用

織金紗 以金絲織成花樣

抹絨紗 以絲絨織成花樣

五綵紗 以五絲作衣花織成

五毒紗 織成蜈蚣蛇蝎虎蝦蟆為丨丨午日宮用

窗紗 織丨上用宮中製五色每一方孔織一龍一小鳳

高麗紗 品最低

方目紗 織絲為之一名縐音所綃反

婺紗 丨州土貢上等丨

湖織 丨南丨紗數品

輕綃 顔師古註絲也

暑纖 世說妙白丨丨

輕容 唐類苑云無花薄紗也

綸絮 紗素也細紗也漢章帝時所造

要語

周禮内司服素紗 今之白縳六服皆袍制以白服為裏使之張顯今紗穀名出於此縳音絹或作紮

前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紈為春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師古注縠與縐同即今方目紗紈素今之絹輕綃今之輕紗輕

揚子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矣 輕薄如霧也

漢高帝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

漢章帝詔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 謂紗薄如空也

元婚禮用生金條紗

古今事實

泉客賣 鮫人丨丨織 綃於 室以丨之

服室美 吐蕃弄贊慕文成公主弄贊見中國丨丨之丨自褫氈罽襲紈綃為華風出六帖

物價賤 唐開成中丨丨至丨村落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

河南貢丨丨南土丨增縠

絳州貢唐丨丨土丨白縠

越州貢丨丨丨輕容生縠並出地理志

曼姬始丨丨丨縠出謚集序

中官不衣丨丨丨丨紗綾羅出車服志

龍紗鮫人織綃亦名丨丨出述異

蟬紗泉女織紗輕如蟬翼名丨丨見海物異名記

絳紗韋逞母宋氏傳父業得周官義上口立講堂書生百餘人隔丨丨幔受業焉見晉使馬融坐高堂施丨丨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出本傳

鮫綃丨人泉客織於水室賣於人間

紫綃元載得南洞丨丨帳風不能入盛暑自涼臥內隱隱有紫氣故名出杜陽編

紅綃禹會塗山步卒以丨丨帕抹其額因以為軍容盛飾實浸輕電丙丨丨而鈍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丨丨不知數白樂天

絳綃婦人自稱汜人丨丨一端胡人償之千金見宣室志

龍綃元載寵姬薛瑤英衣丨丨之衣不盈一握出杜陽編

霧縠也 子虛賦一一雜纖羅垂霧縠 以為霧也 師古曰一一者言其輕若雲霧 文

毛布

罽 說文西胡毳布从糸罽 廣韻罽毛為之若今氍及毾㲪之類 集韻或作𦆂 通作罽

罽類

織皮為罽曰毿毦(上思連切 下之移切) 曰氉氄(上思錄切 下人鍾切) 曰㲛 胡劉切

曰氍毹(上子𠚤切 下巨俱切) 曰氀 罽同

頭罽曰毭 音文

以毳為罽曰㲮 莫見切

毛布曰氀 力于切 又音樓 曰褐 曰氎 徒叶切

毛席之異名 曰氊 曰毯 他敢切 曰氍毹(上巨俱切 下山于切) 曰毾㲪 音榻登

曰㲜 音房

古文罽曰毪 布夯切

曲文罽曰毲毺 音唐是

織毛曰氍毹 音瞿投

蠻夷織毛罽曰毲 音襪

繝品

洒海剌 出西番用絨毛織者闊三尺許緊厚如氈

普羅 出西番并肅州亦用絨毛織成闊一尺許與洒海剌相似不甚緊價亦低

五色氍毹 新羅國獻方寸之內即有歧渠山川復有蜂蝶動揉燕雀飛舞

龍鬚天毯 李瀛遇神女遺以天素云蛟宮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指鬚小髯織成三十小掬方斷一絲見異人錄

毾毲 天竺國所織細布曰好毲

氉毲 毛布出烏桓　駞褐 出靖虜衛

毼布 出臨洮府　紫錦罽 西番所織

毛毯 松潘造　霞氈 出西番

罽氍 出回鶻　白氈 出高昌國又唐所貢出朔方

細氈 出南番　花毯 極細容色久不變出谷刺

罽剌文繡　氍毹 出大秦國

金罽　毾㲪

橐皮細疊　紅絲百貝 出大食國

氍毹 亦力把力出　緋氈 安西出

鎖伏 又名撥厥以鳥毛織成紋如紈綺出哈烈

撒哈剌 以毛織之蒙茸如氈能布紅綠二色

子絨 出西番川駱駝毛細絨織成有紫色白色褐色灰色其薄如紙故名——

西洋剪絨 出西番絨毛織者其色紅綠

子毧 比方毛段之細軟今訛為紫茸　駝毛褐 唐所貢出平涼

東川氈　芒部氈 俱出四川

青羊絨 以青羊毛織成有龍紬　駝絨 以駝毛織成拓細

鐵青 以牛毛織成　絨單 出松江府有諸色文彩

氈段 出汴梁用細毛打成　蠻氈 出西南諸番大理者為[illegible]人皆一番

要語

書禹貢梁州厥貢狐狸織皮 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毛織之可以爲罽也

說郛氊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

古今事實

青氊 王子敬丶都中 取物都盡王徐 家舊物可置之羣盜驚

針氊 杜錫遷太子中 屢諫愍懷太子置丨鍼坐處丨中刺之流血

嚙氊 蘇武丨雪與丨毛并咽之

裹氊 鄧艾伐蜀以旃自丨丨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而進見晉史

割氊 謝朓見江革敝絮草席惋歎不能乃脫所着襦手丨半丨與之

蠹生氊 羨子久不出讀書丨丨丨見唐詩

茸氊 煖於蠻帳丨丨丨見唐詩

紵罽 賈人毋得衣錦繡丨丨綺縠絺見漢高帝記

遺編 以試講官月教成書〻其於章氣房帝昼傳

褒編 李元諒兵共合于〻為鍵

廣志卷之六百三十七

經術

要語

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熹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陰陽之分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大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胡一桂曰此明伏羲始畫八卦也八卦為小成之卦三畫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不是逐卦如此畫只是自太極理也生兩儀為第一畫者二陽儀陰儀兩儀生四象為第二畫者四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四象生八卦為第三畫者八所謂始畫八卦者此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熹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張栻曰通於天者何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

與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熹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明道先生曰先天後天之學皆見于乾之之書然難

先於天後於天耳壽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熹曰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真德秀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陰陽為易為吉則陰為凶為凶獨言消則消自何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消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体皆之易也

周惇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

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妙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蓋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可以形矣周有自然之變卦也有自然之休然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易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化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程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又曰義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無不備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范念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張載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

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楊時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

朱熹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又曰易有兩儀一是變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對待者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當為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曰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凡讀書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

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
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
經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辭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
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
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
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頤曰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已
記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下則之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皐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深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己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湯文之事無非切己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体不外是矣又曰高宗舊斈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斈字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又曰書有兩体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臣諸篇則脩其詞命又曰典謨諸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周誥諸篇只似今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

執中堯舜禹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

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孔子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

尚洪荒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推譎故自唐訖周
以定百篇之書自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
正而無弊一書中之其於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
平之目即堯典也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
開之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
李則説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
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
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己任人則有無
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
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
羲然有卦未有繫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
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
礼主節文虞書之五礼也詩主詠歌后夔之樂教

也周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之政事全体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行於言故曰詩言志明道曰比爲世之志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故曰詩言志也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灾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君臣父子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故詩有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本出于周礼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託物興蓋衆作雖多而其声音之節製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

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以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鐘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爲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方慤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

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

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熹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

記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詞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洪興祖曰王者迹熄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曰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書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如是讀詩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羣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

言也是周無名也

程頤曰本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張載曰如詩矣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以得之也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民也又曰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止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

之詩蓋聖人垂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學詩看詩便使長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衆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學詩者須先識得六義体面而諷咏以得之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

樂雖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
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即今其歌曲今之歌曲往
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為泥章故也
歐陽脩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
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
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
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
則君臣之義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
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
則夫婦之經正矣昔　哀觀至性而子弟至於廢
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熹曰詩經全体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

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色不至淫怨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剛柔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神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又曰今之二南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　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
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

出其妙處不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春秋孔子吾志在春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余獲祥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以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篡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臣者不知此義陷於篡弒之罪而不免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後有讒賊而不見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修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為萬世效則之作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張栻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畢見而討誅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然所畏其迹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氂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

道予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與也其所貶者礼之所否也記曰礼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　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當至於春秋定於春秋定於礼也故

大史公曰春秋者礼義之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程頤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礼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也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乱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

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春秋猶法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見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頤作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熹又曰此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棊盤相似抨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賛天地

熹又曰于其君言切見周礼天官冡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李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倫盡於此如綱衆之挈領雖百官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

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侔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偪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文詔其子兄授其弟長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毎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擇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

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
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吳徵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
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
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秦孝公
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
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
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畧然各
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
者所作先儒皆以為非惟歆獨識之而五官亦便
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
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
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

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數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數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礼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使司士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地官之文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他官者如閽師柞氏之類春官

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

礼記程頤曰礼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礼運礼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礼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礼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礼之類皆載其事礼記只發明其理讀礼記而不讀儀礼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之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中舒安能致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礼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周行已曰聖人治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臭之微衆

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礼治則治礼乱則乱礼存則存礼亡則亡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礼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大繁其義博斈者博而約之亦可弗以畔盖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礼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盖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

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曰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子曰興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旣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數度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

也古人之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舞蹈所以養其性情升降揖遜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樂也是以古人之成於樂也易今之成於樂也難

真德秀曰自周衰礼樂崩壞然礼書猶有存者制度之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礼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存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于然礼樂之制雖亡而礼樂之理則在故礼記爲教礼以治人躬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礼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礼樂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儒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紬繹沃其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作也

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有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礼乎對曰未也不學礼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

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賊礼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乱則深於秋者也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学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学以為俗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本詩則能感法其性情之正故其溫柔和順敦篤而厚重学書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故其為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道和故学之者閒廣而博太平易而溫良易道簡潔精深礼主於恭儉莊敬故学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逆屬其辭比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旨故凡能知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学者学一經必得一經之用其曰為人則氣質[illegible]

蓋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膠厚者或習
或不足其失易見達旨於詩或旁發故其失誣情大指
書以曾廣咳渠者易以深刻奔執者其煩背而不要樂
為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失至舉乱故必論其失而微
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曰詩之失書之
失云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經之有失之也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
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
博也春秋之微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
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楊倞曰此說六經之意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所以節
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
綱紀類謂礼法所觸類而長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
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為鑒而不待
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

朱子曰莊子此語使末人如何可及

楊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禮者莫辨乎礼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禮者莫辨乎春秋

真德秀曰戰國以來辨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淮伐之說至漢猶然故楊子發此論然五經之旨未能有大發明也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人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故易為之原

真德秀曰六經謂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以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雖有德其旨要者反不若莊生之當於理也

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礼未始及易夫子嘗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玄妙之説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魯論古魯孔氏壁中出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今之論語信爲魯論矣　金履祥曰此説何晏雖論語集解之注之也朱子節八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篇始合爲今定矣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常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孔子弟子樂

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侯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常以似夫子而師之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矣

朱子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此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其義有子過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朱子曰程子用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楊氏又為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要於夫子在為明顯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不革也歟

又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以為息邪說距詖行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

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体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　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

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說話人只看此二書切記終身儘多也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

事

朱熹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訖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体驗擴充之端

或問於朱熹曰學者之於論孟其用功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之句首尾次序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言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不得乎前則不得求其後不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本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

熟讀精思者何邪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

朱熹曰論語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必故由是而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